18

列傳卷第三十四　　隋書六十九

特進臣魏徵　上

王劭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劭少沈嘿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參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爲內史侍郎李元操所

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
修起居注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絶於是上表
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
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
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
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合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
火竹火草火麻麥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
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
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諸
主食廚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

表指示群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劭上表言符
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
十里鏡徹齊氏以爲已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
公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
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
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
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受命之
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撝近河得青石圖
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
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汝水得神龜

腹下有文曰天下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版文曰皇始天
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
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
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
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
亳州大周村有龍鬬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汴
水北有龍鬬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
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
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鬬於亳州周
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鬬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

後鬬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
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
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
殺皆盛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
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鬬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
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
者皇家於五姓爲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
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
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爲辰地白龍與
黑龍鬬者亳州熒陽龍鬬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

爲商至尊又辛賈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當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爲除九闘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釐

𦍒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云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者爲陳留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爲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廻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

南狀如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廻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爲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負之從東北來立大起

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鄣皆是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民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之者明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

也王用享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辛酉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隋楊于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者貧之當爲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並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是隋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也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騧騮馬也也卦震下坎上震於馬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騧騮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曆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協靈晉壽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

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亦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亦應隋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爲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治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言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群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邪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群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紀述也所

以於皇泰持帝遜紀二篇陳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隋也上大悅以劭爲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王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驩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文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郝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其小王亦有五嶽郝非蚌星之象二王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列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然往往偶對於大王則有皇帝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王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揚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劭復廻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爲開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哥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

賜優洽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
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
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
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
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
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
蒲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
皆符驗臣又以愚意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
避至尊常居正寢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之永安門平生
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三百餘處此則

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而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
顧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
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
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
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得
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
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侍實為
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
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加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
炎蓋云毋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

遺直石碏殺厚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寬大未有以謝天下謹案賊諒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爲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遷祕書少監數載卒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勑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迹堙沒無聞初撰齊誌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摭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廚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楊祖昂父君正俱爲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乎絺乎凄其以風充應

聲荅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
爲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
及陳滅歸國歷蒙鄮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
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屬充見上
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
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
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
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
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
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

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
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是去極近則影短而
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
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
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歷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
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
出內道旋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祖功京房別對曰太平
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
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
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

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
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
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
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
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筭永永無窮上大悅
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
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
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
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
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

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緜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
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
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命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並
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
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
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其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
繕治宮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星來
異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
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
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其後

天下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復假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上曰臣聞皇天輔德皇天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録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天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按去年已來玄象星瑞靈蹤無爽謹録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六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橦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録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寨東獵沉五狄於北溟

告成岱岳無爲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書令親侍逾昵
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
皆切患之宇文化及殺逆之際并誅充時年七十五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搢
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
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
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袁充少在江
左初以警晤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並要求時幸
干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充變動星占謬增晷景
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爲河朔清
流充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良可歎
息

列傳卷第三十四　　隋書六十九

列傳卷第三十五　　隋書七十

特進臣魏徵　上

楊玄感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聰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替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贓汙者纖介必知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

歲餘起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
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自以累世尊顯有盛
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
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
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
其叔愼謂玄感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
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
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效邊裔何以塞
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
公兵權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君子臣

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
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
姓苦役天下思亂玄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
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軍衆飢餒每爲逗遛不時進發
帝遲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
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並從幸遼東玄
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
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
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索
男夫於是取騶布爲牟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

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雒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脩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灋洛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敗德頻年肆青盜賊於是滋多所在脩治民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

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心發此謠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頓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泣言無所具遂進逼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渡瀍澗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於是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雲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請計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抗衛玄東拒屈

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
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
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
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遂
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
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久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
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
以爲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
槃亘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
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
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葭蘆戍玄感窘迫
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
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
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臠
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奬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
丞周琁玉所殺玄蹤弟萬碩自帝所逃歸至高陽亡傳舍
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碩弟民行官至朝請
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可
之初玄感圍東都也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爲
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于襄城遇玄感

敗兵漸潰散爲吏所執傳首東都

李子雄

李子雄渤海蓨人也祖伯賁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章孝寬破尉迥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爲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爲幽州總管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禽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民部尚書子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

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眞武候才也尋轉右武候大將軍後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平將指滄海會想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玄感每請計於子雄語在玄感傳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趙元淑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疎誕不治產業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後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賈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爲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娉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

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
尋轉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
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
臣意不過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為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
而了帝悅焉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
亂遂與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
祿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
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
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授玄縱賂遺及玄感敗
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
則為財娉實無他故魏氏復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
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
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斛斯政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大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騎
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為親衛後以軍功授儀
同甚為楊素所禮大業中為尚書兵曹郎政有風神每奏
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楊玄感兄弟俱與之
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屢帝
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

辯速稱爲幹理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
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縱黨與內不自安遂
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
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
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
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
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射臠割其肉多有噉者噉後熹賣
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劉元進

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辭垂
過膝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
有異志遂聚衆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士卒皆
相謂曰去年吾輩父兄從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亡太
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敝是行也吾屬其無遺類矣
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既而楊玄感起於黎陽元進
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者莫不響臺旬月
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
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
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
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

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勝負元進保曲阿與朱燮管崇合軍衆至十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元進引趣建安休兵養士二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末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既渡江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進之衆懼燒而退世充簡銳卒掩擊大破之殺傷太半自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出挑戰俱爲世充所殺其衆悉降世充坑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爲盜其後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

李密

李密字法主眞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勇善戰幹畧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密多筹筭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爲已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及散家產賙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惜與楊玄感爲刎頸之交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

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爲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齎糧必盡羣麋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禽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齎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隋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玄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臺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矣請

斬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或止而見疎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強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廼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廣也玄感咲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紿衆玄感遂以密謀號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入西軍事在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鄰人所告遂捕獲因於京兆獄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葅醢今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

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
市酒食每讌飲喧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次邯鄲夜宿
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二抵平原賊帥郝
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
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
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
林此夕窮塗士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霑襟露
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
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
虛生眞可愧詩成而涕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
趙他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
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
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亥感亡將
潛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
賊所至輒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既
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敝大敵一臨死亡無
日未若直趣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
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
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陀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陀所敗聞
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驕勝既驕

且狼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陀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陀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揚吳越蝟毛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傑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翦群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繦負道路不絕越王侗武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密城洛口周廻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爲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即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眞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拜讓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

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廻洛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武賁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廻洛倉而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今仁基守廻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崤函掃蕩宗洛傳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

他人我先一朝失之筮瞬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爲上策但氏昏主尚在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群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既未可西出請間行觀隙密從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卧於營內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廻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帝遣吉堯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洛水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

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
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
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汴黃之地以附密齊
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
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天冢宰總統衆
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
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
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退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
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
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

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
讓入坐有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
蔡建自後斬之殞於牀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并其從
者亦有死焉讓所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
止之僅而得免單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
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詣讓本營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
入營告以殺讓之意衆無敢動者乃令徐世勣單雄信王
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夜襲倉城密逆拒破之斬武賁
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移營洛北南對輦縣其後遂於洛水
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

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分爲三隊出擊之宮軍稍却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諸將率皆沒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雨雪尺餘衆隨之者死亡殆盡密於是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復來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拒戰密擊敗之執津於陣甚嘗勸密即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及殺逆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大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遣使報謝焉化及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遏其歸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室厚恩富貴累世至妻公主光榮隆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須國士報之豈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因衆叛躬行殺虐誅及子孫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汙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擁逼良善將欲何之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

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爲帝王斯乃趙高聖公之流豈當析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黎陽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應焚其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敝其衆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與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及郡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訟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世充既得擅權乃厚賜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銳然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遞來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遣邴元真守興洛倉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宇文溫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荅而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揚慶聞而告

密密固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今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率衆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孫長樂程齩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遇重瘡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敗績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頲爲其部下所翻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衆謀待世充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瘡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度河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與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對曰昔盈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而倡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大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

裴仁基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爲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煬帝嗣位諒舉兵作亂仁基苦諫諒大怒因之於獄及諒敗帝嘉之超拜護軍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絹五百匹擊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以拒密及密陽通守張須陀爲密所殺仁基悉收其衆每與密戰多所斬獲時隋大亂有功者不錄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敝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每抑止之衆咸怨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所奏劾仁基懼遂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衆懷詣偃師與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

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倉盡求
鬬三也我樓甲蓄力以觀其敝彼求鬬不得欲走無路不
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
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仁基爲
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
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
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爲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
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
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柔等謀反令陳謙於上
食之際持匕首以刼世充行儼以兵應於階下指麾事定

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
之俱爲世充所殺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
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隋運
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總百揆
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鼎時匈奴驕倨勾吳不朝既
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
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群策畢舉服猾夏
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爲池厚澤被
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不基阻伊洛而固

嶠函跨兩都而總萬國於曆數之在己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恥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槌西出崩東踰碣石塹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流求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違又躬爲長君功高曩列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群下足以轘轢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踈猛士內忌忠良恥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憚受顯誅竭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鴆毒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群盜多出厮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罹蒲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爲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陣星離棊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絕兩京謀竄身於江湖龔永嘉之舊迹既而禍生轂下釁起舟中思早告而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

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勦絕宗廟爲墟夫以開
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筭
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
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
則勾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
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
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
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
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
守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群臣

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阽危弗圖圍
解爲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群盜並興百殃俱
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
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
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
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
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
君之失得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
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葅醢之誅先
人受梟夷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

幽谷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戎夫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挈大抑陳項之季孟歟

列傳三十五　隋書七十

列傳第三十六　隋書七十一

特進臣魏徵　上

誠節

易稱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於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逢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爰逮漢之紀信欒布晉之向雄嵇紹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

凌霜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稍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慄慄如生豈獨聞彼伯夷愧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故掇採所聞爲誠節傳

劉弘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學有行撿重節槩仕齊行臺郎中襄城沛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大守尉迥之亂也遣其將席毗掠徐兗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永昌太守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以功加上儀同封濮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太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剥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爲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皇甫誕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周隋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引爲倉曹參軍高祖受禪爲兵部侍郎數年出爲曾州長史開皇中復入爲比

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
憚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爲河南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
奏事稱旨上甚悅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俄以
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尋轉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并
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
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
敬焉及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頗之謀發兵作
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
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
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

延陷身叛逆一挂刑書悔爲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願察區區
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楊素將至諒
屯清源以拒之諒王薛濬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閉城
拒諒諒襲擊破之並坑節而遇害帝以誕亡身徇國嘉悼
者久之下詔曰褒顯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
并州總管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効官贊務聲
績克宣值狂悖構禍凶威孔熾確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
縶寇手而雅志彌厲遂潛與義徒據城抗拒衆寡不敵寇
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無逸嗣無逸尋爲
洽陽太守政甚有聲大業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

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之反也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模繁畤令敬釗並抗節不從

陶模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仕壽初爲嵐州司馬諒既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效命以答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爲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壓衆心於是因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黨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率兵從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卒官

敬釗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也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繁畤令甚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墨弼掠其資產而臨之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僞將高鍾葵所鍾葵釋之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至於再三鍾葵忿然曰受官則可不然當斬釗荅曰忝爲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爲辱已多何乃復以僞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甚熟視釗

曰卿不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而大敗劍遂得免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宮代州長史柳銓司馬崔寶山上其狀付有司將加褒賞會世基奏格而止後遷朝邑令未幾終

游元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爲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晉王廣爲揚州總管以元爲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爲內直監煬帝問問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治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已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偽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荅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荅

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亥感怒而囚之屢爲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縑五百匹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至尚書右僕射慈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爲淮陽王開府參軍事尋補司州主簿進除中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都督高祖受禪開三府官除司空司倉參軍事累遷行臺禮部侍郎晉王廣爲并州總管盛選寮屬以慈明爲司士後歷吏部員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即位以母憂去職帝以慈明始事藩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至是謫爲伊吾鎮副未之官轉交阯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入朝時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奔高麗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書兵曹郎加位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瀍洛追兵擊密至鄢陵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苦之因而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以爲何如慈明荅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

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忞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欲殺但殺何須罵詈因謂羣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飢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爲身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惇怦俱爲尚書承務郎王充推越王侗爲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昌黎郡公謚曰壯武長子恍先在東都王充破李密恍亦在軍中遂遣收斂父屍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陁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勑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年賊帥王薄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

利須陁發兵拒之薄遂引軍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于岱山之下薄恃驟勝不設備須陁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薄衆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度河須陁追之至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爲名將薄復北戰連亘子齕賊孫宣雅石秪閻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而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陁列八風營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虎李晚等衆各萬計須陁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

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帥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進軍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輙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祿大夫韋仁基招撫其衆移鎮武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為鄮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飢饉百姓相聚為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于縣界屠城陷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焉達深謝善會後

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
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
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
屯聚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
衆襲其本營武賁郎將王辯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援因
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
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
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昂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
負敗每恨衆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大僕楊義臣討金稱[illegible]
爲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頻與決戰賊乃退走乘
勝遂破其營盡俘其衆金稱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
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矟弓
劒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
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
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
襲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爲所
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爲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
用爲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
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酤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
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爲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

爲已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獨孤盛

獨孤盛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爲車騎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爲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愼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元文都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兄子也父孝則周小冢宰江陵總管文都性鯁直明辯有器幹仕周爲右侍上士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爲尚書左丞轉大府少卿煬帝嗣位轉司農少卿司隸大夫尋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任之甚有當時之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爲帝侗署文都爲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於是

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主充不悅因與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充之計侗復以文都領御史大夫充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曰王充外軍一將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洛口之敗罪不容誅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制此而不除方為國患文都然之遂懷奏入殿事臨發有人以告充充時在朝堂懼而馳還含嘉城謀作亂文都頻遣呼之充稱疾不赴至夜作亂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侗遣人謂之曰何為者充曰元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都曰公見王將軍也文都遷延而泣侗遣其署將軍董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歎出至興教門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盧楚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為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為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廻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為內史令左備身將軍攝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勠力以輔幼主及王充作亂兵攻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

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太官署賊黨執之送於充所充舊袂令斬之於是鋒刀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徧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褰看吏幹仕齊殿中將軍開皇初爲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考功尚書君僕射楊素見而異之奏爲侍御史時來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

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父後者爲其父母朞報朞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降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令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朞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

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伋也母不爲伋也妻
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爰親所以聖人敦之
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
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
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
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爲
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絶毖於內國更娶生子昌毖死
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
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
育始生服制吾曷復何昌云乎文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

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
養已伊不敢遠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禮議子之出
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
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
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
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母
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已來則慈母如母何
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
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
年之下而居齊菁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

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眞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擬之名以者即眞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

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彊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仁壽中爲新豐令有能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甚有當時之譽擢授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都值

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
冊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吳綦子所虜子翊說之
因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
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爲主子翊不從羣賊執子
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言於是見
害時年七十

堯君素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
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
所部獨全後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
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
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
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衿因謂
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
降以取富貴君素荅曰公當爪牙之寄爲國大臣主上委
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
思報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慙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
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
方今勍敵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
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

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大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粮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陳孝意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

之應未朞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贓汙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爲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兇兇將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爲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莫敢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勢窘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每昃暮向詔勑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粮盡爲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張季珣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爲高祖所知其後引爲丞相參軍事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以功授開府歷汝

州刺史靈武太守入爲都水監卒官季珣少慷慨有志節
大業末爲鷹擊郎將其府據管山爲固與洛口連接及李
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
之連年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絶
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
樵蘇無所得撤屋而爨人皆宛轉季珣撫恤之一無離叛
粮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爲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
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畏季珣令拜密季珣曰吾雖爲敗
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
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
爲上洛令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
弟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
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松贇

北海松贇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
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贇從郡兵討之贇輕騎覘賊爲
厚所獲厚令贇譙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贇僞許之
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贇爲官軍覘賊邂逅被執非力
屈也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寡弱旦暮擒翦不足爲
憂賊以刀築贇口引之而去毆擊交下贇罵厚曰老賊何

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煬帝遣戶曹郎郭子賤討厚破之以贊亡身殉節嗟悼不已上表奏之優詔褒揚贈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爲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以爲難矣楊諒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函威方熾自甫誕游元馮慈明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男於蹈義矣獨孤盛元文都竇熊尉遲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興甘就菹醢之誅以狥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須陋善會有溫序之風子翊松贊蹈鷹揚之烈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

列傳第三十七　隋書七十二

特進臣魏徵　上

孝義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爲德至矣其爲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

休名於千載此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田翼郎
方貴聳闕稽古之學無後偉之才並能任其自然情無矯
飾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
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
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蹤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
之徒隷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爲孝義傳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彰
中書監彥師少有行檢爲部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魏
襄城王元旭引爲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
兄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
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嘉歎旌表其閭號其所住爲
孝終里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報彭城王浟爲司州
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閤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
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友悌
孝義總萃一門遷中書舍人尋轉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
至必令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
侍郎以不阿宦者遇讒出爲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爲
吏部郎中周武平齊授載師下大夫宣帝時轉少納言賜
爵臨水縣男奉使幽薊俄而高祖爲丞相彥師遇疾請假

還鄴尉迥將爲亂彥師微知之遂委妻子潛歸長安高祖
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尚書左丞進
爵爲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疾動乞解所職有詔聽
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
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爲
汾州刺史卒官

田德懋

田德懋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
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
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
就吊焉復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
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
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
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米百石復下詔表其門
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爲給事郎尚書駕部
郎卒官

薛濬

薛濬字道賾刑部尚書內陽公胄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渭
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
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六

和中襲爵虞城矣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
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
輿服机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其母疾濬貌甚憂瘁親
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
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
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賵助一無所受尋
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
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謂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
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晉
王府兵曹參軍事告揚州濬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

艱酷窮遊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
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
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
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遠親
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
奪情苫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霣氣摧魂者也既而
瘡巨釁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
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窘遠在
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
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

勉之哉勉之哉書成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高祖爲之屑涕降使齎冊書弔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惟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勤謇克彰及遘私艱奄從毀滅嘉爾誠孝感于朕懷奠酹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靈歆茲榮渥嗚呼哀哉濬性清儉死之日家無遺資濬初爲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既而終於

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君書佐

王頒

王頒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尉頒少倜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頒質於荊州遇元帝爲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歔欷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

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頌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苑草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壠斵棺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頻顙陳謝額盡流血荅之曰其爲帝王墳塋甚大忍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君之何諸人請具鍪鍤一昌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爲亦孝義之道也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録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爲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弟頌見文學傳

楊慶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亥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姿儀性辯慧年十六亦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帝表

其門閭賜帛三十匹縣十也粟五十石高禮受禮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於家

郭儁

郭儁字弘乂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弢詣其家勞問之治書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及母終翼二慟而絶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紐回

紐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烏棲其上回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樹復榮高祖聞

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爲累德里

劉士儁

劉士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栢狐狼馴擾爲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郎方貴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過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爲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大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大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

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
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柏人人也祖徹魏尚書右丞父絶開皇中爲
介州長史德饒少聰敏好學存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爲
校書郎仍直内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
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寃枉褒揚孝悌
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爲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内髦彦
性至孝父母寢疾輙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
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飾冬積雪行

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踴幾絶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
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
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爲和順里後爲
金河長未之官值羣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
聚衆於渤海時有勑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
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於是遣
德饒往渤海慰諭諸賊行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
見害其弟德伯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
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伯赴
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大將軍嘉之曰

贈子崇官令德侶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焉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遇患秋答貌毀悴鬚鬢頓改州里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兎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兎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之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子慼默

廬於墓側弈葉稱孝焉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彥師道賾或家傳纓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昆弟爭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羣盜召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紐回劉雋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循吏

特進臣魏徵　上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爲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千祀聲芳不絕夫何爲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

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靜
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
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
暨煬帝嗣興忘存遠略車轍馬跡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
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彊於剥割絶億兆之命遂一人之
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敎攘之
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
得其所欲雖重責禁猶或爲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
甚賞猶或不爲況於上賞其效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
難乎彥光等立嚴祭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
恕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
行事以繫循吏之篇爾

梁彥光

梁彥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綸秦華二州刺史父
顯周荆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
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
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
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感異之以爲至
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太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
解褐祕書郎時年十七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

小馭下大夫毋憂去職毀瘁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
毀甚嗟歎久之頻蒙慰諭後轉小內史下大夫建德中爲
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戶宣
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增邑五百戶以陽城
公轉封一子尋進位上大將軍遷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國
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及高祖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
領岐州宮監增邑五百戶通前二千戶甚有惠政嘉禾連
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
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
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
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
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
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相州刺史彥光前
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
第一及居相如部岐州法鄴都雜俗多變詐爲之作歌
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
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餳臣自分廢
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
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荅隆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
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

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
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貫州郭
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
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孝非堅哲之
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孝異聲聰
令有聞者并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
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
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滏陽
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
州孝令觀於孔子廟干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
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
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
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冀定青瀛
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
嫡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即位轉饒
州刺史歲餘爲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
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尋以本官兼檢校太府衛尉二少
卿明年文領武賁郎將爲麗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
弟武賁郎將玄縱先謙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
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時年五十六少子文讓

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揚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爲南兗州刺史阿陽侯屬高氏專權將謀興復之計爲高氏所誅叔略時在髫齔遂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志氣不凡頗爲高氏所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置左右尋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叔略多計數曉習時事護漸委信之渠督內外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後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時憲素有吞關東之志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建德五年從武帝伐齊叔略部率精銳每戰身先士卒以功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公邑千四百戶拜汴州刺史號爲明決宣帝時於洛陽營建東京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迥之亂高祖令叔略鎮大梁迥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譽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宁

徵拜司農卿史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自爲司農凡種植叔畧別爲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者叔畧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illegible]頗楊素亦禮遇之叔畧雖爲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行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具狀將奏晨起至獄門於馬上暴卒時年五十九上悼惜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趙軌

趙軌河南雒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治中高祖受禪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誡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既至京師詔與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原州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之

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數年遷硤州史撫緝萌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苧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卒于家時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並無名

房恭懿壹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尚書恭懿性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迥之亂恭懿預焉迥敗廢于家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屢擢復奏恭懿政爲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爲刺史豈止爲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敬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

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賛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按部寔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朋黨曲相薦舉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州遇患卒論者于今冤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皇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爲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爲書庫後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郡廢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骸骨優詔不許俄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分賑濟之所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脩身絜己耆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爲稱首

宜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
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
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
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
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
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
家之務其後請致事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
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
賜以馬轝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
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士赴喪

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
史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
任太學生以勤苦著稱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
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
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
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
事賜爵安陽縣男邑二百戶每陳使來朝常奉詔接宴轉
駕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輯邊境七年使勾檢諸馬牧所獲

十餘萬匹高祖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忠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為治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看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一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無親屬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母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囚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參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崱就公義禱焉乃聞

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預令屬公義公義荅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時年六十二子融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閬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暱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天下勵精思政姦簡良能出爲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稀庭遣不爲事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前妻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里乘敝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

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導其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薨于家時年八十九

郭絢

郭絢河東安邑人也家素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弢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於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丞吏人悅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賊起絢逐捕之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敬肅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丞大業

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羣官之狀道衡狀稱肅只忌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太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時年八十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言其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爲勸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

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鄉輩既犯
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
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伽鎖亦大辛
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
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
京師如致前郄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咸悅依期
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
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
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莊識是非若臨以至
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性以海內亂離德教
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
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
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
新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
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
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
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爲文帝挽郎後歷爲翊書佐
武陽司户書佐以能遷書鄴長爲政清淨不嚴而治會興

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干時王綱弛紊
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
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爲大治于時盜賊羣起武
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遂捕盜
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
此者數矣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
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
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
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
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歎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

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知見
其父母有猾人自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
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
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
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
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喜霽杜整等至兩縣
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
陶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
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
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

念其親戚輙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甚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時有櫟陽令渤海高世衡肅令彭城劉高城皐令弘農劉熾俱有恩惠大業之末長史多贓汙衡高及熾清節逾厲風教大洽獄無繫囚爲吏人所稱

史臣曰古語云善爲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充等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遏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潭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既往之一眚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栁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列傳第三十八　隋書七十三